



Original 許仰東 荒島星空

騎車，我在上海市區繞了幾個彎



浦西封城的 56 天。

我第一次因特殊原因，拿到了出門證。我第一次掃碼了共享單車，騎着小黃車去看看窗外真實的上海。困在家里從電視里看到的，是完全不同的上海。我尋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，來形容眼前看到的一切。淒涼。

01 穿越檢查站

30 年沒有騎車，有些不習慣。好在幾分鐘後，找到了 30 年前的感覺。

威海路黃浦區地界的圍欄

我出門的第一個路口，就是成都北路、威海路口，這是靜安和黃浦兩區的分界線。

停着一輛警車及穿大白的警察守着。還有用鐵絲網攔着的隔離牆。

據說，黃浦的檢查特別嚴。

警察攔下了我。查驗了 48 小時核酸碼、電子出門證，一切滿足條件，放行了我。

那個時候，我有種莫名的興奮和酸痛。興奮的是像很久很久以前電影畫面里的鏡頭，提心吊膽地穿越了防線；酸痛的是大上海怎麼會被人為地分割着，切成這麼多支離破碎的小方塊？

這次上海疫情，所以成為一代上海人的痛，其中的原因就是電視里發佈着貌似權威的指令，各區，各街道、各居委卻自有主張。

比如當初的抗疫物資各做各的，引發民衆比較和矛盾。快 2 個月了，如今三區劃分的管控執行，又是自由發揮，出門證的標準不一，重疊出許多糾紛和矛盾。

唉。管不了這麼多。騎車前行吧。

02 沒有白鴿的人民廣場

人民大道、黃坡路口南側，看守的警察攔住了我。不能穿越人民大道，大概是不允許去廣場停留。

好在小黃車靈活，我調了個頭，不知是警察沒有覺察還是別的原因，我沿着上海大劇院旁人行道騎進了人民大道。

人民大道旁無車無人

人民大道旁的警車

我想：可能在災情里，有很多漏洞。

上海大劇院貼着 75 天前的海報

上海大劇院的海報，停留在 75 天前上海話劇藝術中心《浪潮》，我看着海報的標題“不能忘卻的紀念、不曾冷卻的熱血”，猜測着話劇的情節，另有一番特別的感受。

騎車東行就是市政府大樓，兩邊停着特警車和公安警車，除了我，諾大的廣場沒有一個人，我盡力尋找卻沒有看到網紅的鴿子，只有陰雲下遠方熟悉的城市輪廓線，靜得連風吹樹葉的聲音都能聽見。這原本是上海的心臟。我從未這樣目睹過如此淒涼的場景。

03 南京路步行街的揪心

南京路步行街特別的留影

這是上海的門面。是全世界觀看上海的窗口。

以前，這條百年繁華的南京路商業街，人聲鼎沸的場面，記錄了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，而今天，停擺成煙無人迹，讓人揪心。

我數了一下，步行街除了兩名警察，遠處就七、八個人。還有一個即將返回海外的老華僑，是個攝影師。

“這應該是上海開埠以來從沒有過的鏡頭，像是在夢游”。攝影師與我搭訕着，又像在自言自語，眼神里看得出，是疑惑、是不解。

我第一次騎車在南京路步行街，拍下了這個小黃車的照片。說實話，那個時候，內心有說不出的味道。

小黃車背後就是南京路步行街

看着這條曾經讓所有上海人自豪的步行街，我想起了哥德的話：忘掉今天的人，終將被明天忘掉。

04 福州路偶遇海歸

想去看看福州路，在大學的時候，經常來的這個地方。空蕩蕩的福州路東段轉彎，看到一個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，在迷茫地張望。見我騎車過來，他向我招手。他問我，附近有吃的地方嗎？有住的地方嗎？或者哪里有公交或地鐵去火車站的？他是從加拿大回國的留學生，要轉車回北京，剛剛完成了上海的隔離，一出隔離酒店就寸步難行，不知所措了。男

一手扶車一手拎着行李箱？我實在幫不了他。他實在不瞭解眼前的上海。我們站在福州路很長時間，如果我可以開車，我一定把他送到車站。共享單車掃碼吧。騎不了，可以推。想辦法先到火車站，那邊可能會找到愛心人士，或許可以借個被子之類的睡個覺，吃上麵包，然後搶票回家……總之，越快離開上海越好。我看着他消失在福州路，心情特別低落。他怎麼可以相信電視里那些公交、地鐵恢復的消息？相信已經復工復商的新聞？即使有，也是杯水車薪的局部而已？

05 外灘的鐘聲

福州路東頭，遠看很多石頭建築把路面擠成了一條縫。

我在機動車道中央騎行，一個人佔着一條道，真是“魔都時刻”。偶爾有停着的和駛過的警車，也不管這些平時稱為“不守交通規則”的事。

非常時期，快遞小哥們都在機動車道狂奔。

車行至中山東路外灘，有一個女警察守着。揮手制止了我：外灘不能騎車。

我想在外灘留一張小黃車的照片，換了一個路口，發現沒人管。搞不懂是局部管控，還是管理疏漏？騎着騎着我騎進了外灘。特別的外灘

外灘東側的堤岸，有很多穿着各色服裝的赴滬醫療隊在拍照，他們應該將陸續返回自己的家鄉。

外灘西側的街面，我遠望過去，應該不到

十個人，都在拍攝着這個上海的地標。下午時分，還在夢里的外灘，死一樣地靜寂，連路邊的花草也顯得那麼淒涼。

此時，外灘的鐘聲回蕩在浦江，特別特別地揪人心扉。天色陰沉，我用小黃車拍下了關於外灘特殊的這個瞬間，不知許多年後再翻開它時，會是怎樣的感受？

外灘特別的留影

06 空白的隧道出口

我騎車到了延安東路過江隧道口。

延安路隧道出入口

上海人都知道，這是浦西浦東的連結點，也是上海交通的晴雨表。

我曾無數次驅車帶着海內外的朋友，從這裡穿越，另一頭是新上海最驕傲的陸家嘴。

小黃車後面的陸家嘴

我想在這裡嗅一下煙火氣，尋找一些上海即將自由的曙光，哪怕添一點心理安慰也好。

眼前的隧道進出口路面，依然是空蕩蕩的。

浦東、浦西成為了兩個不同的上海。多么希望像往常一樣，能看到車水馬龍的車輛進出，別再有搖控機接力飛行黃浦江魔幻的故事。

黃浦江，不應是一道屏障，只有擁抱着一個老上海、一個新上海，我們這個城市才是完整的。

07 大世界前的對話

小黃車背後就是大世界

我在大世界對面的那個廣場停歇。右側，一個背着被子的老人向我張望着。

我可能是他等待已久的、唯一路過的過路客。他走過來問我：有一根香煙嗎？

有。我把身上的那半包煙給了他。他鞠了一個近 90 度的躬。

他說已經快 20 天了，租不起房流浪在街頭，

回不了老家安徽，又不會網上訂票，只能等上海恢復正常後才能回去。

他不善表達，應該受了很多委屈。好多天沒有抽煙了，我看得出他深深地呼吸着香煙，撫摸着紅色中華的煙殼，難以言表地打量着我，還不時說着：好人好人，謝謝！

我掏出了口袋里的 200 元錢塞進他的口袋。含着一絲淚光，我對着有幾個紅色電話亭的畫面，拍下了大世界前的這張小黃車照片。

我不想回頭再看到這樣的場景，最好能早點抹去這段記憶。

08 綠地的消毒民工

我每天晨跑的延中綠地，已經關了近兩個月了。

既然防範區可以臨時出戶，不知為何不把這些環境優雅、綠樹成蔭的公園開放？讓周圍的居民可以調節調節心情，緩解長期封閉的情緒。

我看到工人們在對地面、圍欄消毒。我問：沒有人出入，空關了 2 個月，為什麼要消毒？

工人們回答：上面安排的。

這個疫情里，太多匪夷所思的

事，都有一個共同的說詞：上面要求的。

一個在消殺，一個在拍攝

眼前的兩個民工，一個在噴殺消毒，一個在跟着拍攝，不知是證明他們完成了消殺，還是為了某種宣傳需要？

魔。

我問了，他們沒答。管不了那么多閑事，還是拍一下綠蔭下小黃車的照片吧，好不容易出來一次，得調整一下心情。

小黃車背後的延中綠地

09 開着的店要邀請卡

官媒 16 號說：上海將加快恢復超市賣場、便利店、藥店等網點線下營業，進一步推動各類網點應開盡開，並要求線下營業網點做好限流措施，5 月 31 日之前，客流總量不超過最大承載量的 50%。

輿論的宣傳與實際的情況如此天壤之別。

我騎車逛了很多的街區，看到的是幾乎所有的商店都關着門。甚至連買一瓶礦泉水的地方沒有。至少在上海核心區我沒看到。

好不容易看到一家世紀聯華。是開着門的，好幾個人管着一道道欄杆。

商場里空空蕩蕩，我想進，出示了陰性證明，卻進不去。管理人員說：進店需要邀請卡。世紀聯華等均需邀請函購物

又一個莫名其妙的名詞。

空蕩蕩的商場，卻弄出一個什麼邀請卡？無語。弄出這種形而上學的規矩，用一刀切的管理，不知復商還有何意義？

該一刀切的時候，各自發揮；不該一刀切的時候，偏偏就一刀切。

說多了，叫牢騷。不說，犯悶氣。

10 連如廁的地方也沒有

許多居民鬧着要臨時出門證。想逛街、想購物。

我騎着小黃車，逛了幾圈，想告訴大家，別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太美好。真讓你走出小區，你走得時間一長，連如廁的地方都找不到。

我先後找了幾個公共廁所，所有的都關着門。在威海路陝西路口的那個廁所，竟然還是一個防疫工作據點。

被利用為抗疫據點的威海路公廁

師傅，我可以用一下嗎？我有陰性證明。答：不行呀，上面有指示。

師傅，我就借用 5 分鐘，幫個忙。

答：如果放你用廁，我會犯錯誤。不好意思。

我不能怪他。騎車狂奔回家……沒找到煙火氣，倒是有了一肚子的怨氣！

所有的公廁都關閉着

泰戈爾說，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！希望如此，騎車，在上海市區逛了幾道彎，終於親眼目睹了災情里的上海，期待這樣的日子早點過去……

(本文照片系許仰東手機拍攝)

